顏淵仲弓司馬牛問仁三章教太原府學諸生

使者以天啓之元二月朔典晉學受事越三日視學太原府學郭紀講顏淵問仁一章黃遵講仲弓問仁一章陳夢玉講司馬牛問仁一章爰解剥其義而教諸生

顏淵問仁與夫子與點之章相繼直是一種道理冉冉公西華之所謂禮非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禮特賓客之禮而禮之文聖人之所謂以玉帛云禮浴童冠數語直寫却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逼

象矣朱子所謂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
滿少欠闕者爲吾與點也之嘆傳神人惟爲嗜慾
所縛而其本來鳶飛魚躍之天真遂作土偶人耳何
處有解脫靈通之竅而物欲一去韁鎖都拋粉碎一
我而爲虛空渾全虛空而爲一我滿腔生意風如流
如邵子所謂拍拍滿懷都是春其醺酣情味亦何異
乎君臣初際會天地乍氤氳直是難名狀莫指陳者
而天地萬物天下後世盡打作一片於五情之中矣
不論用與不用而此際精神百脉俱到居然塵垢粃

糠可陶鑄堯舜者若必待宗廟賓客後爲禮前此一
切手之所持足之所蹈處是何情景也可道足兵足
食有勇知方與禮了不相涉乎曾點則透徹見趣顏
淵則直截功夫陳白沙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
勿助之間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
似說夢惟此數語道得曾點非懸空之見愚嘗喜誦
而拈示之者此等功夫此等見趣正可爲解人道仲
弓之識力不逮顏子故語之以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雖非如子華之但以賓祭當禮樂而借賓祭之象以

收攝其心力以外象而制其內終非立見本來者之
批頂門而直下若司馬牛則又不可示之以敬之全
姑使之借謹言以存心特付以收放心之一法牛之
躁正是率爾以下人而可使南面之雍終是求赤之
諸侯觀其後來宰季氏其視舍瑟春風者亦有間矣
今人以克己爲上乘之地步而以春風浴詠爲狂夫
之嘯傲比於林棲之逃功名者反譏朱子有誤解風
浴之註之悔此其見解尚盼盼於宋人之脚跟而曾
點之狂豈眞如傳者之誤爲猗門之歌哉試看家語

弟子解引論語此條以爲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
之者是何說人止知恭敬嚴整之爲禮而不知點之
從容自得之深於禮也顏子行副乎其見是謂中行
曾點見到而行不到是謂狂而豈謂其見之不足與
乎此耶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殆一日克己復
禮之謂耶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殆天下歸仁之謂耶
而陸子靜以爲無我無人者近之聖人不獲其身而
世人非身則無可獲者矣所獲者止身之一字則本
來之故我已繫定於三歲不興之徽纆其行也以身

行身與禮爲兩物之相畔自然身與人爲兩物之相搏其見大祭於宗廟見大賓於會同始相戒以爲周官威儀在焉者吾不識其一生爲人步步刻刻曾有一線之可離禮處否信乎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宮墻之內矣

子張問明一章教陽曲縣學諸生

其日陽曲縣學周士英講子張問明一章爰解剝其義而教諸生

燈燭之明及於四壁燎炬之明及於四野列缺之明及於四境日月之明始及於四天下而無不到其在於易則爲晉爲大有爲離者日月之明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始爲出地上之明則君子以自昭明其德也進而爲火在天上之明則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繼而爲兩作之明則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重明以麗正而化成天下者也爲噬嗑爲豐者列
缺之明也雷而電則君子以折獄致刑也電而雷則
先王以明法勑罰也爲賁爲旅者燎炬之明也山下
之火則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也山上之火則君
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至入地中之明夷此時
燈燭用事而燭火可以然矣則君子以涖衆用晦而
明者也其明之分量有遠近故其照有到不到而聖
人之繫象者其政有大小也明與察異聖人有明而
無察衆人有察而無明靜以待照之謂明以我伺人

之謂察子張蓋察之徒也其問明蓋問察也人情之
輾轉沉溺者不過左右近習之間武王所謂與其溺
於人寧溺於淵溺於人猶可游溺於淵不可救者也
譖愬正行於此矣故曰灶一人則煬之明作者善用
察摘左右近習之伏申韓之徒自以爲善刑名而人
亦以察嘗之正乘其明而中之兩詐之相逐荀子所
謂以桀詐桀巧拙有幸焉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正
行於此矣聖人之心不一一察之人情莊子所謂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非曰靜也善

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止水澄潭窺之則妍蚩辨倘有激之者乎不能以中準而明可以燭鬚眉乎世人見諸葛武侯之智其料敵決勝捷於影響則未嘗不嘆其奇才而往往學之以料事豈知武侯之得力處在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二語其一切神機鬼藏皆從其真誠不二之心出耶見邵堯夫之知物則以爲別有推測之術欲擬之而不可及則以數短之而不知堯夫一生不曾枉用心懼朱晦翁獨知之云其心虛明自能知來蓋少時不役於舉業晚棄

不役於仕進而獨游於先天一字無之環中靜以玩天地之化觀萬物之變故聽鵑而察地氣之南北觀遼之據燕而即知其三十年之外之終淪於夷狄也皆實理也聖人他日告子張十世之問亦曰百世可知者皆實理也他日又曰三世五世十世希不失者皆實理也抑豈亦得之於數也耶故知葛邵二君子之用力者亦可以定世之憧憧於往來者矣

棘子成一章教陽曲縣學諸生

共日陽曲縣學劉士龍講棘子成一章爰解剥其

義而教諸生

奢與儉皆不美之名即交相勝之野史而文與質則

美名以文滅質之說不待辨惟是質之不可以無文

愚以爲人道之所以配天地而稱三才皆文之用也

姑爲若譬之陽文叚干之美有其質矣而假若蓬鬢

垢顏蒙不潔帶死蛇則人方掩眸而不忍視何質之

可以動人者乎而嘗試使之曳輕縞御薌澤鳴玉鏘

金而步而然後知其爲國姿也巧笑之倩美目之盼之不可以無飾問之有目者而共知之矣老杜之詠虢國則云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此特貴其質者也然他詩之詠虢秦兩麗人旣曰肌理細膩骨肉勻不又曰繡羅衣裳照暮春乎不又曰頭上何所有翠微匐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趁身足下何所着紅蕖羅韈穿鐙銀乎蛾眉豈終可以淡掃耶太白則以雲想衣以花想容至以新粧憐飛燕可謂得文質交尚之情者也杜又云美人爲黃

土況乃粉黛假粉黛假矣爲黃土之美人詎非假矣卽人之所謂質者亦文也舍文於何處見質耶曾子子貢之弗納於季氏之閽也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涉內霤則鄉大夫皆避位公降一等而揖之信乎盡飾之道之行之遠也大略世界之所以立在人倫人倫之所以立在禮樂全恃文之一字爲間架卽虞廷之十二章亦不能不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之會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之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作之服至今一鷺一鶴一豸一麟而百官以此辨不然

則朝廷無以尊而萬民之跋扈者何恃而齊太古之
世人與鹿豕相雜父子麀矣聖人爲之禮始知有人
道焉而老莊之說賤禮爲忠信之薄至欲搥提之剖
斗折衡而欲民之不爭有是乎至以大盜之不止罪
聖人之不死甚乎哉假如八卦不畫文字不立雖畫
前之易在人心而人之草草昧昧者會不如旁行畫
華之書之夷狄尚有可譯之學矣奚以教之使別於
禽獸耶孔氏非六經何以定萬世之趨而亂臣賊子
非春秋亦何以懼公論之誅乎今夫天吾見其蒼蒼

矣蒼蒼者其正色耶日映之而成者也其稱青天者
晝視之則青青以日者也夜視之則玄故易稱天玄
而地黃玄其正色耶星映之而成者也玄天者玄以
星者也日月星辰曰天文日月星辰之謂天非日月
星辰於何處求天耶故聖人之談天以日月星辰爲
域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堯舜之欽天也舍三
光而談天載之無聲無臭吾恐其終日無可戴之天
矣聖人曰繪事後素雖畫繢之事後素功素稱功則
素亦文也特文之始者耳素不可無功而謂絢可無

耶子貢賛聖人亦必曰夫子之文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皆不離乎赤者南方爲文明象也日之所經也天得日而青者文之象也日與月會者章之象也宋儒不達乎此而專攻文章之士徒欲以不文之詞垂世教曰吾有道存焉何事於修詞命其說曰語錄而六經之典雅遂亡余嘗欲以漢人唐人之口吻發宋人之肺腸法六經之修詞立誠以表世而德行辭命之不可偏廢者請以孟氏爲斷案矣聖人以天之未喪斯文自予而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聖人惟文王獨稱文文王之所以爲文者至與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配詩云告于文人文王之聖直賛之曰文人可以經天緯地之文而欲一切剗鋤之以入於異端野人夷狄禽獸耶

子張問士一章教陽曲縣學諸生

是日陽曲縣學崔嗣達講子張問士一章爰解剝其義而教諸生

天下惟直則達不直則不能達如行道者之不入於岐旁不阻於荆棘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則萬里之遥可計日而達也即如學使者之於諸生惟直道以應之據其才品而殿最之而不着一分私意於其間自可達之於諸生而無不諒之者精神之相照即煉成一片紫金霜矣倘别有曲意之阿狥而諸子能無

咈然應且憎乎如諸生之於我惟專工其制業以待主者之品題而不他爲關說希冀此之謂直而我未有不賞識器重者也倘有曲道於其間則我亦不免與之中忤矣質直而又好義好義似乎又濟之以曲矣非曲也行而宜之之謂義吳季子所謂大雅曲而有直體者也譬之於路焉道固委蛇即一曲一直而總之此直前一路也非別有邪徑之托足也倘別投一徑則與本來發足之路中道而改他矣安望其能至乎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而杭一葦於

龍門之津者之終達於大人之市則惟其止此一河道也倘他溢而爲旁出如江有汜汝有濆汶有瀾洛有波而能達之海若望洋之門乎故又曰君子義以爲質可見君子之好義即所以爲質直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特不至於傷物耳所謂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也而終未嘗不成之以信始終惟此直此義也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所以濟其直者義稱方所以別於曲也其行宜之於人情者終未嘗不直也吾與汝終身之所行止有此一路不然則蹶松栢掌

蒺藜爲項羽之誤陷澤中失足於九曲之陰陵矣

廣聚斂盜臣教士

河汾書院爲晉陽之衡文臺使者初涖首觀藝於諸侯則太原太谷清源徐溝交城文水樂平定襄八學之士才而至者百六百人以閏二月十一日合試之太原縣試目爲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大同之世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巳而後世稱力如錙銖非用之於其身若子卽父母兄弟尚或吝之矣敢望其大公而

太原縣學諸生

大同耶詩云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其尚有不必藏於已之遺意與聖人曰亦云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茲所謂大道之公然其失魯司寇將之荆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卽聖人且不欲速貧者而至以爲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乃過不情乎雖然盜固蠱人者也然損此以益彼既不能明以所餘予之人而使人之窮乏者又不得請也以至於盜則亦有餘者之罪與盜則盜矣其尚損此以益彼未爲甚不平者

也人天地之盜萬物人之盜人盜天地以自生養而天地未嘗耗也是天地明以盜聽之人以成其益人之功人以其心思運之於生養萬物而人亦未嘗耗也人之功至與天地並而補其不及亦何病之有夫人生於天地之間彼此均謂之太平而至於享无妄之福此既饒一分則於彼必有虧一分者況此全盈彼全虧則亦太不祥矣使有盜焉爲之少削其有餘則或可以無盛滿之禍又安知其非福乎太有餘則不有人盜卽有鬼瞰而造物必有陰削而去之者如

小說所謂有掠剩使於冥間者不誣也夫人情之所惡者宜無如大盜然世未有盜清白之吏發藜藿之瓿者而一介書生倖而作官借祖宗之廕邀朝廷之澤營子孫之業剝生民之脂蟲臂乎鼠肝乎何功於朝廷生民而能享此即細如商賈往往廉五貪三於江湖市肆間而侈泰擬於王者至動太史公之歎也此輩亦有何功於世間而享用若是茲所謂得罪於造物者與而王法莫之裁聖教莫之抑儻非大盜之有道者爲之一掃而空之以雪受害之寃又誰望則跖之徒雖謂之天吏可也

廣放勳勞來教太谷縣學諸生

太谷縣試目爲放勳曰勞之來之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天地間惟教養二事功及於人爲最鉅而教尤甚養功於人之身而教則功及於人之精神矣功及於身者百年而止而功及於精神者則貫天壤而不可磨滅之實理精神一受其鑪錘而至可以質鬼神出天地大哉教乎契何幸而得爲堯所使而天之報契者爲特厚不止付之以六百年之商而孔子寔殷人也

契後也以一人攬萬世之權衡而六經之教似有祖脉者玄鳥氏之支暢達一至此孔氏中庸之權衡所以命令萬世脉百氏者正以人倫之五敎爲尊則契之爲玄王而孔氏安得不爲素王也殷尚白儻亦玄素之義耶嚳之養與契配其後千年而爲文王文王之第二子爲武王有周之八百年天下者也其第四子爲周公有曾者也曾之三桓惟孟氏多賢而其後爲孟孫氏胤於鄒曰孟子孟子周公之後也孟子之公至今與孔氏配是周亡而曾未嘗亡武王亡而祖

公未嘗亡也周公未嘗亡是武王亡而文王未嘗亡也至今觀孔孟二支之大且遠而後知天之報稷契者厚後乃知敎與養之功於天地不細也堯推舜舜推禹禹有夏矣稷契有殷周矣益有秦矣堯再興而爲漢舜之後爲田齊齊不足稱報其陶有待者也獨怪皐陶之後不甚顯然譜稱李原於皐陶之大理理與李同天官書寔有左李右李皇焉應刑官則李之出於皐陶者確老子之指李樹而生妄也老子之李亦皐陶後也宜其長道家而唐之祖老子而不知祖

皐陶其君臣不學之過與歐陽子新唐書之譜系安可盡非則李唐之興天之所以報皐陶也外史稱益爲皐陶之子不可信儻可信則或奉之不足報而又報之以唐與不可謂天地不照管於數千萬年之間也而達人之立心於天地間良不可無千萬年之遠思天地間之大功德在仁爲教養之二典而善爲子孫謀者其仰體天地之大德法孔孟無區區宦業家產間也

廣南北之強教清源縣學諸生

清源縣試目爲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聖人以南方之強爲君子之所居北方之強爲強者之所居此所謂南北非如今之畫大江而論者也無便以江南江北之地形當之葢有天下之南北有中國之南北天下之勢陸處北水處南中國者陸之南也當陸與水之間故其氣中此一章盖道天下之南北南盖謂中國北盖謂北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

中國之以自勝爲强者也衽金革死而不厭者北狄之以勝人爲强者也昔者由之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正與此章之指相表裏在天象則北陰而南陽故北爲昴南爲畢昴胡星也謂之髦頭昴畢之間爲天街是非北北狄而南中國乎是以後之華夷衡而稱兄弟如趙宋之於遼則有南朝北朝之目矣今江南之客輒以君子自歸而幾於以中原爲强者之鄉豈知中國之地在三代以上北不盡恒山南不盡衡山則衡山以南猶夫恒山以北也衡山之南如今之廣滇即非海島之蠻然中國之南裔也恒山之北如今之宣大即非旃裘之狄然中國之北裔也吳越雖在衡山之北而中國之天地初開闢其地氣寔自北而南是以三皇五帝三王孔孟皆在北謂之中原而吳越之不斷髮文身特自漢以後始故春秋以夏盟歸齊晉而孟子謂楚產之陳良爲北學於中國也豈非中國之地氣北操其上游乎地氣自北而南則治之漸自南而北則亂之漸如以江南爲聖人之所謂南則邵子無乃

反地氣乎又何以聞鵠而操驗於後來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者以中國之地氣論也舜歌南風之詩而解慍阜財於民者天道以南爲中國之野也邵子曰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也就天論則中國勝於北狄謂其近日之南而又不可以日南爲天之正者南之南非天中而南之北則中也就地論則中原勝於江南者謂其近山之北而又不可以山北爲地之正者北之北非地中而北之南則中也故天地之中氣屬之中國之中原此亦不易之公論也

廣無違教徐溝縣學諸生

徐溝縣試目爲我對曰無違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余嘗怪凱風之婦有七子而不安其室至移人以去孟子尚以爲親之過小者也然較之小弁之移禍於國家則甚矣文姜失敝笱之防而有蕩道之歸歷春秋之所筆至於齊之諸兒見殺而又之莒此雖凱風之征垢哉然禍及於君父而魯莊之從之如水何也此君太無棠唐之有武后之禍又甚於姜氏小弁之大過何足云而中宗至伏而存其六尺之不遑雖經

召還汗顏與三思輩伍嵩陽石淙之遊日與諸張侍讌而不知耻也則其人之才庸下不足齒如無違而不要諸禮則魯莊唐中皆可稱孝而小弁眞小人之詩矣屈氏之不從嗜芝之亂命也可謂愛其親以道者也若夫三年無改葢謂舊政與舊臣之可以未更者耳豈果如宋人之不欲改青苗之政以藉口鉗正人也孔子論孝之大至於尊爲天子宗廟享之而孟子亦云莫大乎尊親爲天子父尊之至也然非大德莫勝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其不郊宗瞽瞍者官天下之道也所以愛其親者也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則家天下之道也而鯀之德可配天而食乎後之有天下者至六朝五代皆郊其親以配天而越在日月星辰之上不已僭乎準四代而衡百世之大法則春秋備之矣

廣方員五音教交城縣學諸生

交城縣試目爲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則修道之與修器則有形上形下之別矣揚子雲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夫所貴於通天地者以其達天人之際性與天道之所歸壹實際處也通天文者安可謂之通陰陽通地理者安可謂之通剛柔易

以道陰陽剛柔者也而以人道之仁義貫之元亨利貞則聖人之能事是故有術數之聖人而不可以爲聖人之術數有功業之聖人而不可以爲聖人之功業有文章之聖人而不可以爲聖人之文章有氣節之聖人而不可以爲聖人之氣節則巢父許由莊光之抗厲而不可致屈馬李杜之崢嶸而妙於藻漢高帝唐文皇之削平海內於布衣之手以與離朱之索珠輸盤之雲梯子野之奏清角而玄鶴二八舞於庭也聞南風而知楚之不競於中原也與王子語爲之歌嶲而知其火色不壽也朱建平一行之占與笑也皆用其聰明於曲者也數子者修聰明之力者也以聰明役心思而其收功止可以當一體聖人者思曰睿睿作聖者也以心思役聰明而其收功遂可以該五行非皇極之主何以叙九疇之用非先天之帝何以總八卦之德乎吾願天下之達者學堯舜之道之治天下而毋拘拘於術數功業文章氣節而聖人又非不術數不功業不文章不氣節之聖人比於木雕之鳳金針譜繡之鴛鴦也

廣諸父昆弟教文水縣學諸生

文水縣試目爲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人生有三綱有六紀君以綱臣父以綱子夫以綱妻而兄不可以綱弟師不可以綱友故雖并列之五倫而不稱綱諸父父之兄弟之推也合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之謂六紀祖孫則即父子而可以綱之矣諸大父又祖之兄弟之推亦諸父之紀也詩首關雎以道夫婦夫婦五倫之總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君臣諸父父子之餘也諸昆弟兄弟之餘也其義皆屬之朋友四牡道父子也皇華道君臣也常棣道兄弟也伐木道朋友也首章道師友曰不求友生次章道諸父曰以速諸父末章道昆弟曰兄弟無遠是先王又以諸父諸昆屬之於朋友其以別於其父子兄弟耶周制天子稱同姓諸侯之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之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故伐木之次章兼稱諸舅而號叔之於武王周公康叔畢公輩之於成王其諸

父之親禮特甚是日偶讀韓文因感昌黎之善於人倫是可爲諸父昆弟之一模請即舉以訓諸生韓子生而孤蚤育於其兄會嫂鄭恩等於父母嫂叔禮無服者也而退之爲之期以報有兄子曰十二郎老成與公年相亞也而寔相友十二郎之蚤殂而公有祭十二郎子文昔人以爲讀之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友則其於人倫良戚十二郎有二子曰湘曰滂退之寔子之退之之貶而之潮也湘滂皆侍行至藍關而公作詩以示湘至於望其收骨瘴江而諸祖姪孫之

誼迫切矣二子他日待文公北還湘舉進士而滂蚤
殂公又有祭滂文則公之報鄭者不薄外家以文公
之闢佛而其非老子又甚於是老子之徒爲之說曰
湘其猶子而字清夫有道術能拈土爲蓮花而有雲
橫雪擁之一聯至以爲潮州之驗而湘之自遠迎諸
途爲二詩以答韓醒寤之有如子雄才世孰過之何
誣哉即壬元美之述八仙亦祖之矣湘字北渚而彼
不知杜撰以字之而又世系之不考至如今昌黎縣
之韓仙傳又誕甚此亦千古之疑案聊洗之以增泰
山之高并以爲諸生之諸父昆弟勸

廣德行辭命教樂平縣學諸生

樂平縣試目爲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此題以孔子兼之一句作主喫緊在一兼字末句見辭命亦不可輕如以重行輕言探聖人大非公孫丑之指豈有重養氣而輕知言者乎言外含蓄處正見孟子地位近孔子決不可疑其到不得也如作疑語則養氣知言又是孟子自誇詡應非實際語又不可

以心虛贊孔子如云孔子不自聖孟子又豈自滿足者耶但聖門止言德行而此云善言德行是德行已兼言語矣聖門止言言語而此以說辭爲辭命是言語已兼文學矣觀孟子養氣知言之論推之政事而不動心於王霸是德行言語未嘗不政事通也孔子謂誦詩三百即宜授之以政而達使之於四方而能專對則善爲文學者亦未嘗不兼通言語政事也周官以三物賓興而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婣睦任卹是德行又二物有內外之別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則言語政事文學具此矣意者文學可屬書數政事可屬射御言語主對賓客可屬禮樂而禮樂又未嘗不兼文學政事之林聖門之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顏淵者六德六行六藝無不該者也不可以科律其專程之德行之一科者閔冉輩耳善言德行如自家人說自家話鑿鑿可據非以舌本效靈者也根德而行是謂由衷而非象恭本行而言是謂允蹈而非華言善爲說辭則止能道人情世態之變其於聖人宮墻以內事如隔籬看

芙蓉之豔拂塵照夷則之輝尚未必能親切而可味耳蘇子瞻云了然於心者未必能了然於口了然於口者未必能了然於手然則了然於手者又能了然於身如誦詩矣而使卽專對授之以政卽達者此輩非顏閔以上信不能而後世之理學登座而抗領者愚以爲此特解工言語推之於詞而俚授之於政而乖吾不知其所學之道如何而世果有無才之德以藏拙耶信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如王元美之嘆也

廣邦家無怨教定襄縣學諸生

定襄縣試目爲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吾嘗謂身在心內而或笑之人止以方寸之塊然者爲心則謂其藏於身之中而不知心之神惺然者一息而萬里一息而萬古念到處卽心之神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如此則天地人物皆我心中之一物如水之有萍荇而水不爲礙也卽我之四肢百骸亦特心中之二物而此心不以身之存亡而有增減也

特我見得此殼子而心之神雖自若然不能伸縮自如與太虛合克己者即易所謂焚如棄如死如者也合下掃空此不能割舍之象而我之太虛同體者何物不在其渾同中雍之見未能即空此身於心之中不免使之緣身起敬緣我對人天下歸仁者直就我之心境言邦家無怨者就人之心境言天下則盡一切天地萬物邦家則就其所歷而驗之有以外制內之象焉程子四勿之箴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明是仲弓作用與克己豈相涉克己者自內排擊而出盜不

得入者也

廣人文化成教太原縣等入學諸生

易試目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爰廣其義而教

諸生

火在山下居象也人之居依山者也火飲食之所聚也人相聚則禮文生焉故曰賁火在山上曰旅山上非居所有跋涉之象焉食於道路之謂旅也昔者夫子嘗筮易而得賁又嘗得旅此二卦甚似夫子一生出處賁之繫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則六經之道不

可施於當年他日不曰文王之文在於茲乎後死者得與於斯文乎人文化成其以自道乎山下之火其亦異乎天上之火矣其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是周流道路象也五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是諸侯之聘象也戔戔者不可以大有爲也終曰白賁无咎賁而白此之謂素王太白曰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此之謂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即風行二南而文王之文亦不盡暴於天下故黃裳元吉之爻河汾諸弟子采之以謚文中子曰吾師其至人乎仲尼以來未之聞也亦賁之義也

廣彤弓彤矢教太原縣等八學諸生

書試目爲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周之衰尚能錫命於方伯曰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時也周尚可以爲政於天下而自委棄之於東遷邵子謂書終於晉文侯者道東遷之時也費誓則周初故稱終於文侯之命其在詩則在王鄭間王鄭之相繼雅降而風而鄭之桓武

相繼爲周司徒故以鄭繼王也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正此時而周鄭之交質而交惡鄭伯至射王中肩鈞同姓之國也其不如晉之尊王遠矣晉之霸寔肇於文侯文侯特以方伯翼周室而其後遂有晉文公踐土河陽之朝王所不可謂非先人之風尚在終春秋之世晉遂爲世霸而鄭終貳於楚晉楚至以爭鄭爲喫緊子孫之必肖其始作者亦信而秦穆之悔過一誓見伐於晉而不報又跨晉一籌矣秦之先寔亦有功於王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而此誓其亦有不嗜殺人之義與宜其子孫有王者也著之於書末所謂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者乎可謂聖人之偶合耶

廣敷時繹思教太原縣等八學諸生

詩試目爲敷時繹思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昔者武王之伐紂曰予克受非予武維朕文考無罪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其大封功臣則曰此文王功德之在人可繹思者也而我敷之耳武王之不敢自以爲功者孝思維則者也而又使之繹思是以忠教楚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

桃弧棘矢以禦王事亦得稱子而有五十里後裔首稱王繹思之義遂斬而吳越亦從之而僭此三國者東南之雄者也而齊桓獨鞭笞之首責包茅之貢故北方之大國尚知尊王之義春秋所以作而獨惡楚也晉楚兩字寔一部春秋之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魯人至儕荊舒於戎狄嗟乎君臣之義絕則亦夷狄而已矣

廣正月閏月教太原縣等八學諸生

春秋試目爲春王正月隱公元年閏月不告月文公六年爰

以其義而教諸生

春秋之文謹嚴而拈試目者嫌於復於是有合比之例蓋即其傳中自有之如僖文之雨歷書總書以定其閔不閔者之類當爲合目也而今試者以意合或三比四比蓋以我穿鑿以合經而非書法之本意然言之成理而無害於經亦未嘗不可以翼經也如隱公元年之春王正月合文公六年之閏月不告月近

時義皆以時言而合之夏時月朔爲兩大法亦奚不可諸生以請余余亦姑以此命之然不如上下總以尊王爲主亦義之大者春正月王之正月也則閏月亦王之閏月也春始時正始月而王者法天之始以爲天下先則朔之始日亦人君之當日就月將者此即時令之政而君臣之禮寓焉者也

廣文章廉隅教太原縣等八學諸生

禮記試目爲近文章砥厲廉隅爰廣其義而教諸生

聖賢所最貴者惟文之一字稱堯則曰文思稱舜則曰文明而帝嚳之號曰文祖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者始爲對待之言然自聖而神則文之優於武亦卓矣至禹則不過曰文命敷于四海云爾苗民之逆命而弗格帝乃誕敷文德則文之優於武又卓矣皐陶陳九德而不及文文德不可以分言蓋德之總括也

其後夏商二書絕無一文字即周書絕無一字及武王則湯武之不足與乎此又卓矣獨文王直號之曰文而國語亦稱周公爲周文公文不亦貴乎秦誓稱文考詩亦稱文母則夫婦之二聖信爲合德也惟武成篇稱偃武修文蓋曰修文王之舊德云爾亦未嘗以文德予之也洛誥有元祀咸秩無文一語蓋曰祀典無紀載之文者咸秩序而祭之耳於文德無涉也又曰單文祖德則又以文王爲文祖矣故立政稱文子文孫而詩獨於后稷稱思文於文王曰允文大雅直稱文王曰文人自後周人以文爲嘉美而著之謚則其文亦有差等而未必能爲德之總括之名矣晉文侯亦謚文平王曰追孝于前文人傳以爲唐叔子以爲即江漢之所謂文王乎江漢之所謂矢其文德者即偃武修文之義以上法於虞之干羽之舞乎曾頌稱允文允武小雅稱文武吉甫則兼法二祖義耳雅獨於文考聘文母則曰文定厥祥他不輕道而十五國風無文字惟秦風有文茵二字文茵者易之炳虎蔚豹之文也其尚有周之舊與宜後之祖文章者

稱先秦孔子贊易於乾則贊九二見龍在田之文稱明焉於坤則贊六五黃裳元吉之文稱中焉小畜曰懿文德同人曰文明以健賁則曰文明以止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化天下之人者獨在文革則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繼之以小人之革面惟君子爲能具虎豹之文虎豹而不文則革之鞟而已矣小人焉而已矣烏能睹其文變也至其贊輒坤之辭則曰文言非人文不足以贊天地之文也天文之文昭而易見地理之文含而難知故八卦之象又獨以文繫之坤卽夫子之自道其得統於文王者亦曰得與於斯文而文在然自昔言文不言章言章不言文文與章各自爲兩色交錯之象也青得赤而爲文白得赤而爲章文蓋日麗天之象也故主總括之德焉章蓋日會月之象也故主禮樂詩書之則焉而吳澄氏以文爲東南之巽以章爲西南之坤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易於坤之三曰含章可貞於姤之四曰以杞包瓜含章於豐之五曰來章有慶譽而裳裳之

詩亦云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大傳曰易六位而成章都人士云出言有章而虞廷之衣裳十二章則見傳而不見經至孔子始合之以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贊聖人亦曰夫子之文章則堯與孔子始可謂之文章故堯之樂曰大章若曰文章之大者也家語之儒行解但曰慎靜尚寬砥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未嘗言文章也而文章在戴記之儒行蓋推聖人之言而演之曰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善發聖人之蘊者

也而其喫緊在近字訓詁家不知近字曰姑近之而勿過文過則文揜質迂哉近之爲言蓋就之之辭也曰就月將以近之也昔者孔子於子路則嘗和之以文曰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其問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然而夫子嘗野之嗟之矣觀其率爾一對終未能和之以文也然視其冠雄雞佩豶豚凌暴孔子而設禮容以誘之之初其近文章爲何如故子華玄端章甫之禮樂則又近矣曾皙之舍瑟鏗爾於春風裏則又近矣顏淵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又近矣至聖

人而喜怒哀樂無不節仕止久速無不時意必固我之四絕可不可之兩無而始可謂夫子之文章行無轍迹者德之文乎文者也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士之廉隅見之於威儀蹈乎禮之謂廉隅威儀者士之文章也近文章者乃所以砥厲其德也不然無詩書禮樂以繩之久之坎軻於風塵之陋何廉隅之不模稜失其脈者亦多矣坤之德直方大而聖人賛之以文賛之以章不文不章而曰我有廉隅在是行行之氣節也血氣之廉隅非吾道之廉隅也聖人曰君子不重則不威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大哉聖人之威儀乎爲溫良恭儉讓之五德爲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之三變所謂從容中道聖人也動容周旋中禮者聖德之至也朱子云威儀文辭之謂文章即威儀文辭而見聖人之性道然後知聖人之德之文者即湯武夷惠之所不可幾得不日就月將以近之耶若有廉隅而寔無廉隅者聖人之文章也

廣賈山至言教太原縣等八學諸生

論試目爲賈山至言爰廣其義而教諸生是日涖文明之堂無事事因紬其所拈試爲之說葢十有四章

賈山之戒文帝其大略在賢才之在廷者不當與之擊兎伐狐馳逐射獵夫賢才不侍詩書之進講而與之狎良不可然予以爲天子之與人臣必親之如密友而後不憚於進規桓譚爲光武鼓琴而宋弘至擬之鄭聲亦過矣孔門曾皙不鼓瑟春風之座端乎程

伊川折柳必戒而天子改容望其精神之與臣下成一片安可得又安怪其入而惟宦官宮妾之是昵耶古之人主有一佳詩行宮掖即傳誦之今高居簡出即天下之文人才子豈知其姓名而何有於一詩則日暮漢宮傳蠟燭清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者安得不爲盛事耶小雅鹿鳴之宴羣臣何嘗不與之宴樂因而有周行之示秦以後則君子不可見止爲寺人之令而僅與公之嬖子從狩遊於北園而已此即望栢梁兎苑之風不可追而經筵一御杳不交一語何望進德莊定山請罷宮詞雅則雅矣然古人歌南鳴之義寥如儒者之知禮而不知詩葢如此